心路撷珍

破 茧

邹彤

每逢六月，校园画室的北窗半敞，像一个欲言又止的梦。酷暑的日光薄得像一层蝉翼，无力地贴在满地狼藉的画稿上。松节油的辛冽在空气中发酵，糅合着陈年宣纸的微潮，氤氲成一片迷蒙的雾霭，像极了我此刻悬而未决的心绪。就在这聒噪的喧嚣里，我仿佛听见了墨色深处，有种子爆裂的轻响。

我有缘成为一名大学美术教师。在这个算法称王、图像如潮水漫灌的洪流中，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名守夜人——守着一套名为“绘画”的古老语法。在这套语法的扉页上，有一个词，曾像一枚烧红的烙铁，在我青春的皮肉上烫下深深的印记。

那个词，叫“功夫”。它不是武侠片里的刀光剑影，而是光阴在宣纸背面，一笔一画地拓印与沉潜。

十年前，我还是申城一所高中里一个瘦得像根芦苇的少年。“功夫”二字，于我而言，不是招式，是血肉与画布之间的一场漫长角力。

凌晨两点的画室，唯有炭精条在纸上摩挲出的细响，像春蚕食桑，单调却近乎虔诚。彼时的我，笃信安格尔那句名言：“要拜倒在自然的面前，做一个自然的奴隶。”

我便真做了那最恭顺的奴仆。为了画一只烂梨，我能在它面前枯坐三日，试图捕捉表皮上每一处霉斑，果肉塌陷时每一道疲惫的弧线，甚至想用色彩的冷暖，将那股发酵的酸腐气也一并囚禁在画布上。汗水顺着肘窝砸下，在亚麻布上晕开一团模糊的信仰。那时的我，以为这就是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以为艺术无非是一场关于忍耐的苦修，而画者，便是那踽踽独行的苦行僧。

直到后来我才明白，我穷尽体力所描摹的，不过是世界粗糙的表象；而真正要命的，是那表象背后，无声无息的虚无。然而，世界之变、历史之变，来得如此猝不及防，像一场冰雹，顷刻间砸烂了所有精心培育的温室。

当我第一次在闪烁的屏幕上，目睹AI吐出的超写实肖像时，一股生理性的恶心伴随着眩晕攫住了我。那种毫无笔触、毫无瑕疵，却也毫无体温的画面，像一面冰冷的镜面，瞬间照出了我过去十年“苦练”的荒诞底色。我视若珍宝的“功夫”，在算法的绝对理性面前，竟显得如此迟钝、笨拙，活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古老笑话。

那一刻我才惊觉，我们曾引以为傲的“手艺”，在无机之物的静默里，不过是碳基生物缓慢而笨拙的残章。

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漫长的失眠期。我甚至动了砸碎所有画架的念头。在这个“屏读”的时代，在AI只需几秒便能吞并人类千年绘画史的洪流面前，我不禁发问：画者的这双“手”，除了留下碳粉与油彩的残渣，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

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夜。我在整理旧书时，一本泛黄的《石涛画语录》从书架深处滑落，不偏不倚砸在我的脚背上，隐隐生疼。“笔墨当随时代。”石涛和尚的这六个字，像一道迟来的闪电，瞬间劈开了我心中盘踞已久的迷雾。

原来，算法能穷尽的是技法的总和，却永远无法代替我在面对空白画布时，那份战栗而孤绝的自由。

紧接着，我又翻到了齐白石先生的那句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”刹那间，如醍醐灌顶。我恍然大悟：我过去奉为圭臬的“功夫”，不过是死功夫，是匠人的手艺，困于“技”的牢笼；而新时代的“功夫”，应是心法，是思想的锋芒，是“道”的觉醒。在这个图像通货膨胀的今天，最昂贵的，早已不是手有多稳，而是心有多定，眼有多毒。真正的“功夫”，不再是机械地复述视网膜的倒影，而是在事物的骨缝里，捕捉它在时间长河中那一声短暂的叹息。

我开始在课堂上对学生说：别急着动笔。先去读杜甫的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。但要读懂这个“破”字——它不只是磨穿纸背的勤奋，更是敢于打碎自己认知枷锁的决绝。打破固有的视觉经验，打破对“像”的执念，让灵魂先于画笔，刺破表象的茧房。

如今的我，依然督课学生修习“功夫”，只是笔触不再纠缠于排线的密度，转而磨砺感知的锐度。我会带他们驻足校园，凝视一棵银杏如何由青绿淬炼成金黄。我告诉他们，真正的“功夫”，是里尔克所言的那种境况：“哪有什么胜利可言，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在这喧嚣浮躁、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挺住便是要在灵魂的喧嚣中，守住那一寸对万物悲喜的敏锐触角——正如一片叶子在坠落前，必先听见风的形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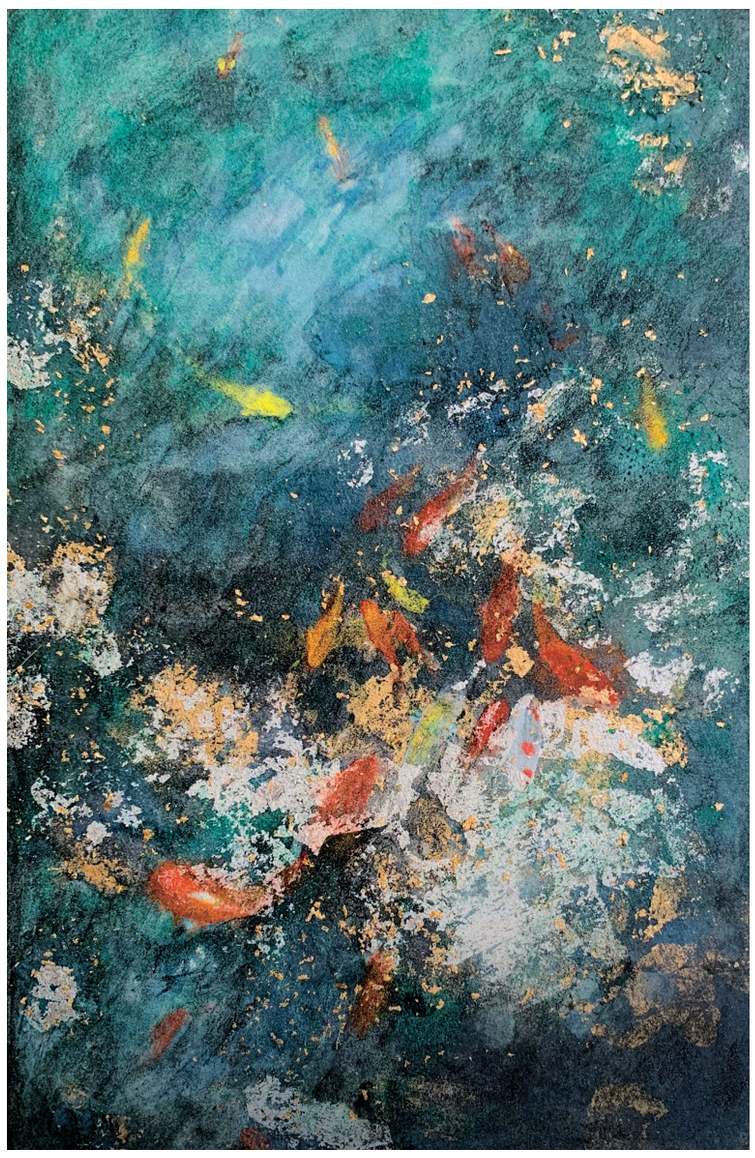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对生活的敏锐，在上周的一场期末汇报中得到了印证。暑假将至，一位学生并未呈交一幅完整的画作，而是以综合材料装置，复刻了城中村偶遇的晾衣杆。那些横斜交错的铁丝与斑斓布料，在空间中交织出生活的烟火气与某种荒诞的诗意。那是规整的画框之外触摸到的生活粗粝而温热的呼吸。

我问他：“你用了什么功夫？”他沉吟片刻答道：“老师，是三年目光的潜伏，再加一夜的安装。我看过无数打工者在狭窄的阳台上，如何把日子晾成或咸或淡的悲欢。”那一刻，四周寂静，我仿佛真的听见了花开的声音——那是“功夫”一词，经岁月窖藏后，在我生命里结出的洁白而寂静的果。它褪去了手臂上的蛮力，长成了心头的茧；它不再是十万张素描的机械重复，而是对这个混沌世界发出的一万个滚烫的追问。原来所有的技法终将老去，唯有凝视，能让我们在时光中逆生长。

窗外，夜色已深。城市的霓虹像无数个漂浮的岛屿，虚浮地倒映在画室的玻璃上。我听着远处潮汐般的车流声，分明感到那个叫“功夫”的词语，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起义。我在宣纸上落下第一笔，并未勾勒具体的形体，只是一团氤氲的墨色，如未拆封的种子，又如天地初开的混沌。

我知道，只要画笔还在手中，只要对词语的敬畏还在心头跳动，我们就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倾听——倾听那些词语在时光深处，悄然绽放的声音。那声音细微，却震耳欲聋。这世上最宏大的雷鸣，往往都诞生于最深沉的寂静。

妙染丹青



浮光潜鳞 （岩彩画） 马昕睿 作

一方水土

老家的清水塘

竹子黄了

老家的土坯房前，有一处清水塘，大约有两三亩，塘水很清，游动的小鱼以及水面下的淤泥和水草，清晰可见。这是多年以前的一个场景。

那时候农村里草房子多，我家亦不例外。两间土墙草顶的房子，比起之前三间居住多年摇摇欲坠的小草房算是进步。门口的清水塘四季带着灵动，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。如今这个盛夏季节，要是搁到过去，中午的时候，端一碗米饭，往塘边的石条水码墩子上一坐，将碗里的米粒撒几个到水里，成群结队的小鱼立马过来追着米粒游动，平静的水面立即有了生机。米是自家稻田里生产的，水稻生长期间也撒了化肥，但是不多。下饭的菜都是应季的蔬菜，有豆角、眉豆、茄子之类，基本上是没打农药、没施化肥的。大中午的，一阵清风吹来，树叶哗啦哗啦地响，天地人都和谐。

田地里的活是大人的事，上午洗菜可以由小孩子完成。荻子杆做的菜篮子，装着择过的豆角，偶尔掉出来的嫩籽，那清新的气味吸引了小鱼，将篮子放入水面以下，鱼儿则肆无忌惮地贴近篮子追逐着豆籽，端起篮子，小鱼就成了瓮中之鳖，有时候是一条，有时候是三五条，寸许的长度，白白的肚子、苗条的身体、尖尖的鱼头和水汪汪的小眼睛，令人不忍伤害。捉住，研究一番，再放生水中，这个过程乐趣横生。

清水塘里夏天有菱角，家养的那种，人们称其为家菱角，叶子比野生的菱角叶大，枝干也略微粗壮，红色的菱角就更不用说了，脆脆的甜甜的白白的菱角米，吃一个相当于吃了两三个野菱角。菱角成熟的时候，有经验的妇女或者姑娘小伙，用一个半大的水缸，里面横一块木板当做凳子，往水里一放，掌握好平衡，半天可以摘几十斤也未可知。当然也有初次下水掌握不好火候的，当地窑厂烧制的那种重重的水缸倒扣水中，翻菱角的就成了落汤鸡了。因为水塘就在人们眼皮底下，所以会水的不会水的，也没见哪个被淹坏。翻得的菱角，淘洗干净，嫩的生吃，老的煮熟，夜晚一家老小围坐一起，边吃边聊，一天的劳累消失了，老人孩子心里的疙瘩也烟消云散了。所谓幸福，那时候的标准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一天三顿饭吃饱，年复一年，生活就这样鸡飞狗跳地延续着，平静而安详，清苦而踏实。

围绕着水塘，总是会有一些故事发生。记得有一天中午，塘南边的邻居家里来了娘家亲人，大人们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，却忘记了小孩子，一个胖乎乎的大约七八岁的男孩子独自一人跑到屋后的水边玩耍，一不留神滑落到水中，踢腾，挣扎，一会儿便没了影子，而这一幕刚好被闲来无事的我看见了，随着我的惊呼，父亲飞快地跑到塘边，迅速下到水中，将小孩提溜上来。这种关乎生命的事情，在当时也就这么轻飘飘地过去了。如果那个孩子后来没有意外，现在也是人到中年了，不知道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不。

后来，随着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，水塘的水也越来越少，队长干脆把水塘填了起来，在上面建了养鸡场。几千只下蛋母鸡日夜歌唱，过去的安静没有了，空气中也弥散起鸡粪的气味。

随着家门口这个清水塘的消失，附近其他几个规模更小的水塘也逐渐消失，就连东边之前常年流水潺潺的小河沟也长满了杂草，那清水、小鱼和伸到水中的石条水码墩子，也一并渐渐消失在记忆的深处。

沥水泛舟

丙午还乡赋 李家原 书

跨越十六年的生命回响

甘昱程 周海燕

2026年6月4日21时30分，一五四医院宣传工作负责人、诗人温青正在家中静坐读书，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骤然划破了夜晚的静谧。

“您好！是温青老师吗？您牵挂了16年的小尕玛，我们已经联系上他的家人。孩子一家是青海玉树市小苏莽乡扎秋村人。目前孩子进山采挖虫草，深山区域无通信信号，暂时无法接通，需等采挖结束下山后，才能取得联系。”电话那头的消息，让温青难掩激动，连声道谢：“好！太好了！等有信号，我们再联系！”一通跨越千里的电话，掀开了一段尘封16年的温暖往事。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，一条洁白无瑕的哈达，串联起豫青两地的军民深情与向善初心。

温青，作为一名从信阳息县乡村走出来的军旅诗人，做过泥瓦匠、赤脚医生，代过课、挖过煤，1990年入伍，在部队一待就是27年。如今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信阳市诗歌学会会长，获得第二届和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等多项重要奖项。但无论头顶多少光环，他始终记得，自己是那个在玉树高原上抱过一个孩子的人。

时光回溯到2010年，那年玉树发生7.1级强烈地震，温青随原济南军区野战方舱医院千里驰援。6月24日下午，一对藏族夫妇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冲进方舱——孩子患了肠套叠，肚子胀得像一面鼓，生命垂危。

“必须立即手术！”可夫妇俩一听要开刀，抱着孩子转身就跑。院长拍了桌子：“追！说什么也要救！”温青辗转联系上藏族医生，一遍遍恳请转告：请相信解放军。天快黑时，父亲抱着孩子跑了回来。手术在高原的夜里进行，监护仪的“滴滴”声伴着每一个人的心跳。凌晨1点，手术成功。出院那天，夫妇俩为医护人员献上洁白的哈达。

那条哈达，在温青心里系了16年。

今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当温青的散文《记忆中的哈达》在报刊发表后，玉树融媒体中心用最快的速度，以“寻找尕玛次成昂江：那条在心底系了16年的哈达”为主题，向当地群众发出了寻找小尕玛的信息。爱心如暖流般，帮温青连接上跨越山海的牵挂，让这份尘封多年的惦念有了归宿。

他常常想，当年那个孱弱的小生命，如今是否平安长大？他多想跨越山海，告诉长大的尕玛：16年前的那个高原寒夜，有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拼尽全力守护了你，你蓬勃生长的生命里，永远镌刻着人民子弟兵不抛弃、不放弃的坚守。

“六月的风，从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吹过来，带着冰雪融化的气息，也带着16年前那些日日夜夜的回音。”温青在文中动情地写道，“我想象着那个画面——在雪线附近的山坡上，一个十六七岁的藏族少年，匍匐在地，辨认着刚刚露头的虫草。玉树的阳光一定把他晒得很黑，他的手一定像他祖辈的手一样布满茧子，但那些茧子里握着的是大地的馈赠，是生活的希望。”

一条哈达，16年。一段军人的记忆，牵起大别山老区与藏地之间跨越4000米海拔的真情。

他是从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生命，是帐篷医院中白衣战士们用不放弃的双手托举起来的希望。在那些素不相识却伸出援手的人中间，有一个叫温青的信阳人。

山河无恙，岁月流转。高原的风沙吹老了岁月，却从未吹散那份心底的牵挂。正如温青写下的那句话：“你活着，就是最好的答案。”